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羅網 儒士登山失路途

話說林之洋船隻方才收口，忽聽有人喊叫救命。唐敖連忙出艙，原來岸旁擱著一隻極大漁船，因命水手將船攏靠漁船之旁。多九公、林之洋也都過來。只見漁船上站著一個少年女子，渾身水濕，生得齒白唇紅，極其美貌。頭上束著青紬包頭，身上披著一件皮衣，內穿一件銀紅小襖，腰中繫著絲絛，下面套著一條皮褲，胸前斜插一口寶劍，絲絛上掛著一個小小口袋，項上扣著一條草繩，拴在船桅上。旁邊立著一個漁翁、漁婆。三人看了，不解何意。唐敖道：「請教漁翁，這個女子是你何人？為何把他扣在船上？你是何方人氏？此處是何地名？」漁翁道：「此係君子國境內。小子乃青邱國人，專以打魚為業。素知此處庶民，都是正人君子，所以不肯攻其不備，暗下毒手取魚，歷來產魚甚多，所以小子時常來此打魚。此番局運不好，來了數日，竟未網著大魚。今日正在煩惱，恰好網著這個女子。將來回去多賣幾貫錢，也不枉辛苦一場。誰知這女子只管求我放他。不瞞三位客人說，我從數百里到此，吃了若干辛苦，花了許多盤費，若將落在網的仍舊放去，小子只好喝風了。」唐敖向女子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為何這樣打扮？還是失足落水，還是有意輕生？快把實情講來，以便設法救你。」

女子聽了，滿眼垂淚道：「婢子即本地君子國人氏，家住水仙村。現年十四歲，幼讀詩書。雙親廉禮，曾任上大夫之職。三年前，鄰邦被兵，遣使求救，國主因念鄰國之誼，發兵救應，命我父參謀軍機。不意至彼失算，誤入重地，兵馬折損；以致發遣遠戍，死於異鄉。家產因此耗散，僕婢亦皆流亡。母親良氏，素有陰虛之症，服藥即吐，惟以海參煮食，始能稍安。此物本國無人貨賣，向來買自鄰邦。自從父親獲罪，母病又發，點金無術，惟有焦愁。後聞比物產自大海，如熟水性，入海可取。婢子因思：人生同一血肉之軀，他人既能熟諳水性，將身入海，我亦人身，何以不能？因置大缸一口，內中貯水，日日伏在其中，習其水性，久而久之，竟能在水一日之久。得了此技，隨即入海取參，母病始能脫體。今因母病又來取參，不意忽遭羅網。婢子一身如同蒿草；上有寡母，無人侍奉。惟求大德拯救，倘得重見母面，來生當變犬馬，以報大恩！」說著，不覺放聲慟哭。

唐敖聽罷，甚覺詫異道：「女子且慢傷悲。剛才你說幼讀詩書，自然該會寫字了？」女子聽了，連連點頭。唐敖因命水手把紙筆取來，送至女子面前道：「小姐請把名姓寫來賜我一看。」女子提筆在手，略想一想，匆匆寫了幾字。水手拿來，唐敖接過，原來是首七言絕句：不是波臣暫水居，竟同漁網困行車。願開一面仁人網，可念兒魚是孝魚。

詩後寫著：「君子國水仙村虎口難女廉錦楓和淚拜題。」唐敖看罷，忖道：「剛才我因此女話語過於離奇，所以教他寫幾個字，試他可真讀書，誰知他不假思索，舉筆成文。可見取參奉母，並非虛言。真可算得才德兼全！」因向漁翁道：「據這詩句看來，此女實是千金小姐。我今給你一貫酒資，你也發個善心，把這小姐放了，積些陰功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你果放了，以後包你網不虛發，生意興隆。」漁翁搖頭道：「我得這股財氣，後半世全要指他過日，豈是白費錢就能放的。奉勸客人何必管這閑事。」多九公不悅道：「我們好意出錢給你，為何倒說不必管閑事？難道好好千金小姐，落在網裡，就由你主張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對你說，魚落網裡由你做主，如今他是人，不是魚，你莫眼瞎認差了！休教俺們莫管閑事，你也莫想分文！你不放這女子，俺偏要你放，俺就跟著你，看你把他怎樣！」說罷，將身一縱，跳過船去。那個漁婆大哭大喊：「青天白日，你們這些強盜敢來打劫！我將老命拼了罷！」登時就要跳過船來，眾水手連忙攔住。

唐敖道：「漁翁，你究竟須得幾貫錢方肯放這小姐？」漁翁道：「多也不要。只須百金，也就夠了。」唐敖進艙，即取一百銀子，付給漁翁。漁翁把銀收過，這才解去草繩。廉錦楓同林之洋走過大船，除去皮衣皮褲，就在船頭向唐敖拜謝，問了三人姓名。漁船隨即開去。唐敖道：「請問小姐，貴府離此多遠？」廉錦楓道：「婢子住在前面水仙村，此去不過數里。村內向來水仙花最盛，所以以此為名。」唐敖道：「離此既近，我們就送小姐回去。」廉錦楓道：「婢子剛才所取之參，都被漁翁拿去。我家雖然臨海，彼處水淺，無處可取。婢子意欲就此下去，再取幾條，帶回奉母。不知恩人可肯稍等片時？」

唐敖道：「小姐只管請便，就候片時何妨。」錦楓聽罷，把皮衣皮褲穿好，隨即將身一縱，攢入水中。林之洋道：「妹夫不該放這女子下去！這樣小年紀，入這大海，據俺看來，不是淹死，就被魚吞，枉送性命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他時常下海，熟諳水性，如魚入水，焉能淹死。況且寶劍在身，諒那隨常魚鱉，也不足懼。林兄放心！少刻得參，自然上來。」三人閑談，等了多時，竟無蹤影。林之洋道：「妹夫，你看俺的話靈不靈！這女子總不上來，諒被大魚吞了。俺們不能下去探信，這便怎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聞得我們船上有個水手，下得海去，可以換得五口水。何不教他下去，看是怎樣？」只見有個水手，答應一聲，攢下海去。不多時，回報：「那女子同一大蚌相爭，業已殺了大蚌，頃刻就要上來。」說話間，廉錦楓身帶血跡，攢上船來，除去皮衣皮褲，手捧明珠一顆，向唐敖下拜道：「婢子蒙恩人救命，無以報答。適在海中取參，見一大蚌，特取其珠，以為『黃雀銜環』之報，望恩人笑納。」唐敖還禮道：「小姐得此至寶，何不敬獻國王？或可沾沐殊恩，稍助萱堂甘旨。何必拘拘以圖報為念。況老夫非望報之人。請將寶珠收回，獻之國王，自有好處。」

廉錦楓道：「國主向有嚴諭，臣民如將珠寶進獻，除將本物燒燬，並問典刑。國門大書『惟善為寶』，就是此意。此珠婢子拿去無用，求恩人收了，愚心庶可稍安。」唐敖見他出於至誠，只得把珠收下，隨命水手揚帆，望水仙村進發。大家進艙，錦楓拜了呂氏，並與婉如見禮，彼此一見如故，分外親愛。登時到了水仙村，將船停泊。錦楓別了婉如、呂氏，取了參袋、皮衣。唐敖因念廉錦楓寒苦，隨身帶了銀子，攜了多、林二人，一同渡到岸上。錦楓在前引路，不多時，到了廉家門首。錦楓敲門，裡面走出一個老媽，把門開了，接過皮衣道：「小姐為何回來恁晚？夫人比前略覺好些。可曾取得參來？」廉錦楓不及答話，把唐敖三人讓至書房，隨即進內，攙扶良氏夫人出來，拜謝唐敖救命之恩，並與多、林二人見禮。談起世業，原來廉錦楓曾祖向居嶺南，因避南北朝之亂，逃至海外，就在君子國成家立業。唐敖曾祖乃廉家女婿。細細敘起，唐敖同夫人是平輩表親。

良氏不覺喜道：「難得恩人卻是中表至親！寒家在此雖住了三代，究係寄居，親友甚少；兼之丈夫去世，並無弟兄，又無產業；跟前一子，尚在年幼；賤妾母家，久已凋零，一切更無倚靠。現在嶺南尚有嫡親支派。賤妾久有回鄉之願，奈迢迢數萬里，寡婦孤兒，帶著弱女，何能前往。今幸得遇恩人，又屬親誼，將來回府，倘蒙垂念孤寡，攜帶母子得歸故鄉，不致做了海外餓殍，生生世世，永感不忘！」唐敖道：「表嫂既有回鄉之意，他日小弟如回家鄉，自然奉請同往。但我們各處賣貨，歸期遲早未定，貴體有恙，斷不可時常牽掛。表姪現年幾歲？何不請出一見？」良氏即將公子廉亮喚出，與唐敖三人行禮。唐敖道：「表姪生得眉目清秀，器宇軒昂，日後定成大器。今年貴庚多少？所讀何書？」

廉亮答道：「小姪今年十三歲。因家寒無力延師，跟隨姊姊唸書。九經業已讀完，現讀《老》、《莊》子書之類。」良氏道：「賤妾這所住宅雖已倒敗，尚有空房三間。去歲有一秀才來此開館，小兒跟隨肄業，以房資作為脩金，彼此都便。無如此人，今歲另就他館，以致小兒又復蹉跎。」唐敖道：「表兄去世，既未留下產業，表嫂何以度日？表姪如在外面讀書，每歲脩金約須若干？」良氏道：「小兒外面附館，每年不過一二金。至於家中用度，虧得連年米糧甚賤，母女每日作些針黹貨賣，衣食尚可敷衍。」

唐敖聽罷，從懷中取出兩封銀子遞給廉亮，向夫人道：「此銀留為表姪讀書並貼補薪水之用。表姪乃極美之材，讀書一事，萬萬不可耽擱。如果努力用功，將來到了故鄉，自必科名聯捷，家道復興。表嫂有此佳兒，日後福分不小。」良氏拜謝，垂淚道：「恩人大德，今生諒難圖報。賤妾之恙，雖得女兒取參略延殘喘，奈病人膏肓，不啻風中之燭。將來無論或存或亡，恩人如回故土，所有兒女一切終身大事，尚望留意代為主張。」唐敖道：「既蒙表嫂見委，又屬至親，小弟自當在意，只管放心！」當時辭別回船。唐敖談起廉錦楓如此至孝，頗有要將此女聘為兒媳之意。

走了幾日，到了大人國。林之洋因此處與君子國地界毗連，風俗言談以及土產，都與君子國相倣。君子國連年商販既多，此地相去甚近，看來也難得價，所以不去賣貨。因唐敖要去遊玩，即約多九公一齊登岸。唐敖道：「當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雲而不能走，每每想起，恨不能立刻見見，今果至其地，真是天從人願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到雖到了，離此二□餘里，才有人煙。我們必須趨行。恐回來過晚，路上不便。且前面有一危嶺，岔路甚多。他們國中就以此嶺為城：嶺外俱是稻田，嶺內才有居民。」走了多時，離嶺不遠，田野中已有人煙。其人較別處略長二三尺不等。行動時，下面有雲托足，隨其轉動，離地約有半尺；一經立住，雲即不動。三人上了山坡，曲曲折折，繞過兩個峰頭，前面俱是岔路，走來走去只在山內盤旋，不能穿過嶺去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